

郭沫若全集

沫若全集總目

第一集

殘春	1
百合與番茄	21
聖者	39
鷓鴣	50
函谷關	61
月蝕	72
卓文君	90
廣寒宮	139
夢與實現	155
神話的世界	159
雅言與自力	167
惠施的性格與思想	176
瓦特裴德的批評論	191

沫若全集總目

一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組織法·····	199
嚼無天日的世界·····	213
討論註譯運動及其他·····	222
批評與夢·····	240
批評意門湖譯本及其他·····	254
論中德文化書·····	286
今津紀遊·····	298
整理國故的評價·····	316
古書今譯的問題·····	321
藝術與評價·····	331
批評—欣賞—檢察·····	337
太戈兒來華之我見·····	349
天才與教育·····	359
未來派的詩約及其批評·····	370
自然與藝術·····	382

沫若全集總目

文藝上的節產	386
味爽	390
藝術家與革命家	396
寄生蟲與細草	399
論翻譯的標準	400

第 二 集

喀爾美羅姑娘	1
曼陀羅華	51
未央	68
孤竹君之二子	101
王昭君	141
反響之反響	179
波斯詩人默我伽亞謨	199
雪萊的詩	257

沫若全集總目

雪萊年譜·····	285
英國詩人葛雷的臺畔哀歌·····	315
海外歸鴻·····	331
孤鴻·····	356

第三集

歧路·····	1
煉獄·····	21
十字架·····	38
行路難·····	61

山中雜記

菩提樹下·····	154
三詩人之死·····	161
芭蕉花·····	174

沫若全集總目

鐵盔	180
鷄雛	183
人力以上	192
賣書	204
曼陀羅華	210
紅瓜	227
路畔的薔薇	240
夕暮	241
水墨畫	242
山茶花	243
墓	244
白髮	245

喀爾美羅姑娘

我們別來將近兩月了，你雖然寫了不少的信來，但我還不會寫過一封信給你。我臨走的時候，對你說的是要到此地的電氣工場來實習，但這不過是我藉口的託辭，可憐你是受了我的欺騙了。你以為我不寫信給你，怕是因為我實習事忙，你只要我偶爾寫張郵片來告你以安否——啊，朋友，像你這樣的愛我，這樣的關心我的人，我纔不能不欺騙你。我凝視着我自己頹敗了的性情，凝視着我自己

虛偽的行徑，連我自己也有哀憐我自己的時候，我自己就好像一枝頹蠟，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體燒壞，在不久之間，我這點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滅了。丟在國內的妻兒承你時常照拂，我很感謝你。我把他們拋別了，我很傷心，但我也沒法。我的瑞華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樣一位能夠耐苦的女性，她沒有我也儘能開出一條血路把兒女養成，有我恐怕反轉是她的資累呢。我對於她是只有禮讚的念頭，就如像我禮讚聖的瑪麗亞一樣；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我的人格是太卑下了。她是常是在一種聖潔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種光輝便是苛責我的刑罰。我在她的面前的時候總覺得痛苦，我的自我意識使我愈加目擊着我和她間的遠不可及的距離。朋友，我和她的結婚，又是別一種意義的一齣悲劇呢。

我自從到此地來，也不會給瑞華寫過一封信。她在初也和你一樣，以爲我是認真在實習了，她也寫了不少的信來勉勵我。近來大約是S夫人告訴了她罷，她知道我又在過着頹廢的生活了，她最

近寫信來，說她願意和我離婚，只要我能改變生活時，便和我心愛的人結婚她也不反對。啊，這是她怎樣高潔的存心，並且是怎樣傷心的絕望呢！我知道她是不愛我了，她是在哀憐我，她是想救助我。她想救助我的心就好像有責任的父母想救助自己的不良的子息一樣，她是甚麼方法都想盡了！我想起她的苦心孤慮處來，我是只有感泣。她還說兒女她能一手承擔，決不要我顧慮。我的一兒一女得到她這樣的一位母親，我暗地替我們祝福。我想到我自己的無責任處來，我又慚愧得無地自容，但是我又有甚麼方法呢？我連對於我自己的身心都不能負責任的人，我還能說到兒女上來嗎？兒女的教育我看是無須乎有父親的存在，古今來出類拔萃的詩人，藝術家，乃至聖賢豪傑，豈不是大都由母教養成的人嗎？我想到這些上來，也時常聊以自解，但這不過是像我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纔能說出的話，朋友，你請原諒我罷，

我的瑞華，她對於我的友人總是極力掩蔽我的短處。她的目的是想把我鑄鑄在她所理想的人

格之中，使我自己也不得不努力矜持，在實質上勉強成爲她所理想的人格。但是她這個方策是失敗了，她只是逼迫我成了一個偽善者。友人們心目中的我並不是實質的我，只是她所潤色出的我的寫真。實際說來，認真是我的朋友，我恐怕一個也沒有罷。我把我的內生活赤裸裸地寫出來時，我恐怕一切的朋友們都要當面唾罵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會這樣的罷。我現在寫這封信來要使你不得不飽嘗着幻滅的悲哀，我是誠然心痛，但是我們相愛一場，我們只是在面具上彼此親吻，這又是多麼心痛的事實啣！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本費了不少的躊躇，我現在決心把我的真相顯示給你，這對於我的女人，我所崇拜的瑪麗亞，顯然是一種叛逆，但我也沒法，我要求我自己的真誠，我不能不打破她替我塑成的假像。我知道她是定能原恕我的；我雖然背畔了她，我對她的禮讚是全未損滅的呢。

人事的變遷，真是誰也不能前料。回想起來僅僅是兩年間的歲月，而我這兩年間的生涯真正是

日落千丈了。兩年以前我還是F市的工科大學的二年生。三月的尾上，第二學年的試驗受完，學校放了春假了。假期最是我們快樂的時候。我們把機械的強制的課程丟開，把自己的時間可以隨着自己的慾望消費了。我生平是沒有甚麼嗜好的人，我只是喜歡讀小說。假期到了，我每天午後定要去往F市的圖書館去讀些原本或譯本的小說，讀到傍晚回來，便在電燈光下對我的瑞華談說我所讀的內容。我們是雍睦地享受着團圓的幸福。有一天晚上，我們不知道談到了甚麼人的小說上來，敘述到女人的腿毛美；瑞華對我說，花壇旁邊一條小巷裏有家賣 Karumira 的姑娘，眼睛很美，腿毛是很濃密的。她說，她最初看見她的時候，總不想出她是小戶人家的女兒，S 夫人有一次尾隨過她，纔發現了她的住址。瑞華這麼平淡地說了，在她自己本沒有甚麼存心，在我聽來也只是平常的閑話一樣；但是有誰知道，從這一點微微的罅隙中，會有劇烈的火山爆發呢！

我的寓所本在市外的日海岸上，從寓所到圖

書館常坐電車，電車的停留場，花壇，和我的寓所，恰恰是一個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我第二天午後要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我爲好奇心所動，便繞道向花壇走去。花壇是一個小小的公園，離我的寓所本來不遠。我走不上三四分鐘光景，我便走到了那條小巷了。這條巷道我也不知道走過多少次數，但我從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賣 Karamei 的人家，更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毛美的少女。竟連 Karamei 這樣東西我也不曾見過。我聽瑞華說，Karamei 是一種賣給小孩子吃的糖食，是砂糖熬成的。有的鑄成達摩祖師，有的是西洋囃囃，有的是人魚，有的是菓品，在這些上面再塗以泥金朱紅及他種顏料。有的只是饅首形的糖餅，拳頭大的一個只消銅元一枚。這樣東西不僅在花壇巷內不曾見過，我在日本住了將近十年，好像也完全不曾見過。人的注意力究竟是很散漫，不到有一種意志去凝視物象，好像總不容易收入意識界裏。我走到花壇巷了，巷口東側有一家飲食店，一株垂柳幕在門前，葉芽還帶着鵝黃的顏色。西側是日村的破爛的

公會堂。我留心向兩側注視，公會堂的南鄰有一帶貧民窟，臨巷道的一家人家在窗外擺着兩個粗舊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內像浮石一樣的糖餅從玻片後透了出來。紙窗是嚴閉着的。這兒怕就是她的住所了罷。對面人家的小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正開得十分爛漫。巷裏沒有行人，一條白犬在前面的路中蠕伏着，聽見人的腳步聲，只悠悠地站了起來，往對面走去了。我在窗外躊躇着，我想破一個臉去賣她的糖餅，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學生的制服制帽，却厚得着面皮來買謊小孩子的糖餅。她就露出面孔出來，我的醜劣的心事也要被她看透了。但是我的好奇心終竟戰勝了我的羞恥心，我乘着巷裏無人，決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聲地叫道：

“對不住，對不住，請把一些糖食給我；

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發笑了。但我的叫聲還未落腳，早聽見窗內有一聲回應，聲音是十分嫺雅，在鄉下人中是再也不曾聽過的。紙窗微微推開了，只見她露出了半面出來，我驚得發生戰慄了。這

種戰慄便是現在我也還可以感覺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來形容得出的！她是那麼整黑，那麼靈敏，那麼柔媚呀！她一見了我，便把眼臉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樣的濃密，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富有生命！我恨我不是詩人呀！我假如是詩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幾分之幾的她的美處，但是我，但是我，我心裏這麼靈活的東西，怎麼總不能表現在紙上，表現在崗上呢？啊，我恨我不是一個畫家！我假如是個畫家，我要把她畫出來，把她那跪在破紙窗內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嬌羞着的，眼下的睫毛如像覆着半朵纔開放着的六月菊一樣的，完整地畫了出來！完整地畫了出來！——她那一頭濃膩的黑髮！我看見她希臘髻上的西班牙針了。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看見一匹雛鳩一樣，伸出手去把她緊緊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臉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膚體上接遍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騰，我感覺着一種不名的異樣的焦

燥——朋友，我直接向你說罷，我對於她實在起了一種不可遏抑的淫慾！啊，我的惡心，我的惡心，她定然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臉便暈紅了起來，一直紅到了耳際。可愛的處女紅，令人發狂的處女紅！啊啊……她羞怯地不語了一會，纔微微把眼臉張起來，問我要買多少？她的聲音是十分微細的而且有幾分顫動。我把一角錢拿出來全給了她，她瞠惑地接受着了，手指也有幾分戰慄的光景。她起身走到對壁的箱櫥旁，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個報紙貼成的紙囊來。我看見箱櫥下坐着一位頭髮全白的老婦人，怕有八十多歲的光景，我估譜是她的老祖母了。她把糖餅交給我的時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去捫觸她的指尖，她驚惶着急於收回去了。她還輕輕的道了一聲多謝，她把紙窗慢慢地掩閉了。——月亮進了雲裏的黑暗叢！我是失了魂，失了魂！這便是我第一次見她的光景。

我抱着一大包糖餅走向甚麼地方去呢？圖書館我不想去，我也不能去了。我出門的時候瑞華只給了我一角錢，本是作為來回電車費的，我通通給了

她，我再也不能走去了，我的家計完全是由瑞華經手，我們每月的生活費僅靠我每月所領的幾十元官費，所以我們的費用是不能不節省的，我的零用錢也全要由她經手。我抱着這大包糖餅，不待說更不能回去見我的瑞華。她在我的心中，我覺得成了恐怖的對象，我一面躊躇着，一面走進巷口的花壇，在池塘岸邊一個石塊上坐下。池塘裏的敗荷還挺剩些殘莖，是蝦蟆抱卵的時候了，一對對的蝦蟆緊緊揹負着在水面上游泳。我坐着一面想着她，一面嚼着糖餅，糖餅的內容就好像蜂窩一樣，一觸牙便破碎了。我想像着她的腿毛便把糖餅嚼一下，我想像着她羞怯的眼光又把糖餅嚼一下，我想着她的臉，我想着她左嘴角上一個黑痣，我把她全身都想像遍了，餅接連地嚼了七個。囊的內容好像仍然未見十分減少的光景，我纔注意檢視內容，却還剩着五個。啊，這是多了兩個了。這定然是她數錯了的。不錯，這定然是她數錯了的，我好像得着一個靈感一樣，跳起來跑到她的窗前。

“對不住，對不住，姑娘，請你出來一下”

她應着聲把紙窗推開，見我便點頭行了一禮。

我說，“糖餅多了兩個呢，你是數錯了罷？”

她羞紅着臉說道：“不是錯了，不是……是……因為有幾個太小了一點。”

啊，朋友，你能不動心麼？她這樣優美的心情，你能不動心麼？這豈是利己性成的一般商人婦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那貧民窟裏的女兒們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你我所能不動心的心情嗎？她這種優美的心情，我不敢僭妄着說她是對於我的愛意，但是，你能叫我不愛她，你能叫我不愛她麼？朋友，我向你說句實話。我愛我的瑞華，但是我是把她愛成母親一樣，愛成姐姐一樣。我現在另外帶着了一種對於異性的愛慕了。朋友，我終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穌，我也不是阿育國的王子，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愛慾的追求，你總不能說我是沒有這個權利。我拋別了我的妻兒，我是忍心，但我也無法兩全；而我不負責任的苛罰，我現在也在飽受着了。

糖餅畢竟太甜，我轉回花壇，喫來還剩兩塊的時候，終竟喫不下了。我把來投給鐵網籠裏的兩隻